

◇丁大见专栏·花草见

君子兰

初夏时节，画室里养了数年的君子兰，竟然开花了，令我分外欣喜。

这是我第一次见君子兰开花。此前多年的朝夕相伴，它一直被闲置在角落，日日落着灰尘。只有清晨的阳光从东窗斜斜地照进里屋，为它增添一抹暖色。可那光景也只是一瞬，须臾间，光色便悄然退去，屋里又恢复了暗淡。朝朝夕夕，它就像一个木讷的老实人，立在墙角，看不出该有的气质——灰头土脸，不言不语。它静静地看着屋里的人来来往往，进进出出，忙忙碌碌。时有热闹，时有清冷，时有枯燥，似乎都和它没有关系。它独坐一方贫瘠之土，没有张扬，也没有凋败。我偶得闲情静坐时，余光瞥见它，才想起浇水。之后便又不闻不问了。

阳台上的那些花草，却得了我十足的偏爱。我把它们置在高处，让它们相互陪伴，可以仰望日月星辰，俯瞰四时风景，接受充足的光照，接受春风的吹拂，接受秋阳的沐浴。即便到了霜寒天，我也舍不得它们受霜侵雪凌，不嫌麻烦，不嫌笨重，一一搬进屋里，关闭门窗，吹着空调暖风。待天气好时，还有隔着玻璃的暖阳，更不用说常松土、施肥、浇水这般呵护了。

行文至此，想想终究是我的不对。同在屋檐下，同是一室草木，我却厚此薄彼。总觉得君子兰坚强，给点水就能活，不用我劳心费神，便弃之一旁，不管不顾。然后，我把我的细心、耐心、责任心都给了那些娇气的花草。偏爱柔弱的，忽略坚强的——人间的事大抵如此，逃不过这般糊涂。会哭的孩子有奶喝，娇气的花草惹人怜爱。

君子兰似乎并不在意被人冷落——但这只是我的看法。或许它是在意的，谁不想被关心关爱呢？就像那些在班级里被瞧不起的差生，缩在教室角落里一样。谁不想被重视重用呢？就像那些心怀凌云志的失意文人，被逐出京都繁华地，贬至天涯海角，仍想着得到皇帝的重用，想着了却君王天下事，实现安邦定国的大愿。最后却功业难成，一生漂泊，客死他乡。史书一页页翻过，有太多的意难平，太多的失意，太多的遗憾。就像君子兰本自带芬芳，却得不到礼遇，被弃在角落。

然而，我们无法要求别人善待自己。君子兰想得明明白白，不吵不闹，安安静静，竟如此耐得住寂寞，稳得住心神。

人生数年，一晃而过。对失意的草木来说，光阴岁月在孤寂中似乎被无限拉长。仿佛过了很久很久，不知多少个日日月月，君子兰从未抱怨，从未放弃。在有限的光照与水分的维系下，它始终滋养着自己的生命，一点一点地积攒着力量，汲取着营养。数年的韬光养晦，积尺寸之功，终于有了足够的生命力量，绽放出绚烂之花，一鸣惊人。

君子兰开花，我用清水洗去它一身的灰尘，放置在桌案上。阳光下，它容光焕发。这石蒜科、君子兰属的多年生常绿草本啊——常绿，常绿，其叶翠绿光亮宽大，两侧对生，层层迭出，株型优雅；其花艳丽，漏斗状，橘黄橙红。观花赏叶，兴笔而画。君子兰，谦谦君子也，开在人间六月。然而，我无君子之貌，无君子之气，亦无君子之品。笔墨见本心，一画之法，终究欠了火候。是技法不成熟吗？是自我精神的力量不够啊！

有人戏谑我，说我有时走路不注意姿态，佝偻着背，额头前倾，像远古的山顶洞人。我一听，乐了，喜不能禁，捧腹大笑。若给我一个木棍火把，捆上几支石制箭簇，就更有那味道了。细想，我本布衣，行于市井，自嘲取乐，虽无君子之品，却也继承了祖先的气质。在那个远古的时代，茹毛饮血，蓝天当被，大地当床，何其自在。远古先民为了表达欢乐，表达对神秘世界的不懈，同样兴笔而画。不同的是，他们以石为笔，以石为纸——那是岩画。

无论是懵懂的山顶洞人，还是锦心绣口的墨客，抒写的皆是天地情怀。自不在意面子如何——你说你的，我走我的。命运在我的脚下，不在你的口中。

君子兰开花，一室芬芳。我欣欣然而观望，仰望夜晚的繁星，仰望圣贤先哲，思索未知的路，哪一个人的人生是一路坦途？草木尚且如此，何况于人？那些被冷落的日子，那些不被看见的时光，并非虚度自弃，而是隐忍厚积。等到花开的那一刻，所有的沉默都有了答案。

我想，往后余生，我大约不会再厚此薄彼了，君子兰的生命精神鼓舞着我，墙角的那一方土地，也该有它的四季。



丁大见，1990年生于怀宁，现居合肥，毕业于安徽大学，艺术学硕士，装帧设计师，剪纸艺人，画家，多次荣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奖，作品先后受到中央电视台、新华社、央视新闻等数十家媒体专访报道。

◇信笔扬尘

那棵沉默了整个春天的树

小树

我守着这棵树，过完了整个春天。从立春到清明，每日晨起第一件事，便是望向窗前，盼它捎来半分春意。可它始终沉默，像是在与整个春天对峙。它的枝丫秃兀清瘦，叶片不留，赤条条伸向天际，只余两枚椭圆形的果实，倔强地悬挂在东西两枝，孤绝而对称，在春风里轻轻摇晃，似在宣告独属于它们的坚守。

这般沉默、孤高又执拗的树，我生平第一次见到。

南方的春天来得早，桃花逐风而开，梅香早透腊月，三月里黄花风铃木亦骤然满枝。唯有它，任凭春风轻抚，春雨滋润，春光沐浴，却始终不为所动。整个春天里，连一星芽尖都不肯吐露，就这般光秃秃傲然挺立在春光里，傲视苍穹。

它何以辜负这大好春光？又在静静等候什么？我无从知晓。我只记得，在万物敛藏的寒冬，它曾恣意绽放，灿烂得惊天动地。

这是一株四层楼高的异木棉，最美的树冠，恰好铺展在我书房的落地窗屏。算不得粗壮的树干，遍生坚硬锥形的尖刺，那是它与生俱来的铠甲。主干至三楼处分出两杈，再旁逸斜出，织就这庞然的树冠，如巨人展臂，四方舒展。它旁

侧的黄花风铃木，花期骤然却相形单薄，附近的柚子树虽枝繁叶茂，也只能在它的阴影下仰望。我每日在书房伏案，抬眼便是它，朝夕相对。

当初正是因为这棵树，我毅然选择了这套旁人不甚看好的四楼。

记得初见时，我站在阳台，一眼便被窗外的盛景摄住心魂：满树紫红，如万千紫蝶栖枝，在冬日暖阳下流光闪烁，微风拂过，轻颤欲飞，娇艳灵动，美得不可方物。移步主卧，更为惊艳，窗前繁花铺天盖地，静坐窗台，只望着这一树绚烂，便可尘烦尽散，心生欢喜。

那一刻，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要这间房。装修完毕，我将朝南的主卧改作书房，在此码字、读书、品茶、听音乐，偷得浮生清欢。后来女儿为求安静，独自在此居家求学，静享这份美景两年之久。她常拍树影发于朋友圈，引来满屏艳羡。女儿说，窗前这树，最是养心，坐对繁花，文思亦畅然。原来，美真能为生命赋能。

相伴数载，我只记得它冬日盛放之美，却从未读懂它春日的沉默与孤清。直到今年春节，女儿回家过年，我搬来陪她同住。久居后我才惊觉，这棵寒冬里热烈绽放的树，竟在万物



湖光
李海葵 摄

◇草本情深

心远楼前合欢开

汪涛

我不得不停住了脚步。初夏的风掠过心远楼，一树合欢轰轰烈烈地开了。从未见过开得这般热烈繁盛的花，团团簇簇，如云似霞，密密匝匝铺满整个枝头。细碎柔嫩的粉嫩花丝层层堆叠，风一吹，便簌簌颤动。每一朵都像是一把桃红色的羽扇，在初夏的风里轻盈欲飞，飘零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。淡淡的花香漫过楼道、漫过窗台，温柔地包裹着整座九年级教学楼。满树芳华，热闹温柔，像极了这三年喧嚣又温暖的青春时光。

合欢最动人的，是两两相对，朝开暮合的枝叶。它的花语是“阖家相守、温情相伴”。三年朝夕，师生相伴相守，原来校园最温柔的寓意，早已悄悄种在这一树繁花里。

◇人间小景

麦子的突围

郭凤

麦子黄了。我掐一穗，放在掌心搓开。青白的麦粒迸出乳浆，黏在指尖上。舌尖一抿，那股生涩的甜就漫开来，还带着泥土被晒透后的腥气。成了。风从沟底卷上来，整片地“沙沙”地响，是千万颗籽实相互摩擦的声音。该下镰了。镰刀是昨夜磨的。磨石“霍霍”唱了半宿，月光照在弯月似的刃口，泛起铁器的冷光。天麻亮，露水压弯了田埂的草叶。布鞋踩过去，鞋头很快润成深色。我戴上磨得起毛的粗布手套，握紧被汗水浸得发黑的木柄，弯下腰，走进那片沉沉的金色里。

左手拢住一把沉甸甸的麦秆，右手贴地一挥。“噼”，一声脆响，一把麦子便温顺地倒进臂弯。这声音让人心定。腰不断地弯下，直起。汗水从太阳穴流下，在下巴汇成稍大的一滴，最后“啪嗒”砸进干土，瞬间就被吸得只剩一个深色的小点。四下里很静，只有这绵密的“噼噼”声。偶尔有蚂蚱“噗”地撞在腿上，又弹

进更深的麦浪里。这安静，是厮杀后的模样。春上那场旱，地裂开口子。挑水浇下，泥土“嘶”一声就喝干了。后来，就在麦子灌浆的当口，电子来了。那晚我在县城租的小屋里，听见鸡蛋大的冰雹砸在隔壁铁皮屋顶上，声响骇人。我蹲在门后，手心冰凉。天亮赶回来，看见好些穗子折了腰，秆子趴在泥水里，心直往下沉。可隔了几周再回来，那些倒伏的麦秆，挨着泥土的节上，竟生出了一簇簇细白的根须，像无数只小手，死死抓住大地。穗子也重新昂起头，以一种匍匐的姿态，继续把浆灌满。这是一场静默的突围。它们没有选择，只是把根扎进更深的土里，把腰弯到尘埃中，用最卑微的样子，完成生命的传递。

歇晌时，我坐在一小片树荫下。从兜里摸出又干又硬的馍，掰一块，慢慢用唾液润湿，就着凉水咽下。目光扫过这片地，那些曾倒伏的，那些始终挺立的，现在都被放倒，整齐地

斗艳的春天里，选择了漫长的沉默。清明过后谷雨至，南方已有夏意，可它依旧枝空无叶。清明后适逢我出差，出门前见物业张贴的修剪园林树木通知，我窗前这棵异木棉赫然在列。我心骤然一紧，一路反复叮嘱管家，千万勿动它半枝，唯恐再见时，旧影不复，徒留断枝。那几天我虽在千里之外，心亦悬于枝头，片刻难安。

出差回来推开门，我直奔阳台——啊！它竟趁我不在，悄悄抽芽了！那些鹅黄细叶，娇嫩如新生的婴儿，软软地贴于枝头，随风轻舞，正雀跃着拥抱大好春光。久违的生机，猝不及防撞入眼底，我心头一暖，竟欲落泪。次日再看，新叶一夜竟膨大一倍，此后更是日日疯长，不过四天，已是新绿满枝，蓬勃张扬，宣告着生命的盛大回归。

原来，它用整个春天沉默蓄力，只待一朝喷薄。这，便是它的生命哲学。

三毛曾说，愿来生做一棵树，一半在土里安葬，一半在风中飞扬。而我窗前的这株异木棉，正是如此。身披铠甲，心有柔肠，冬日热烈绽放，不问喧嚣；春日沉默蓄力，不逐群芳。四时流转，它只守自己的节奏，不慌不忙，不悲不喜，“草木有本心，何求美人折”。

整个春天的沉寂里，我不知它何时苏醒，却始终深信，它定会不负春光。终有一日，它会猛然醒来，重拾昔日的恣意潇洒和蓬勃昂扬，再于万物敛藏的寒冬，燃尽生命最绚烂的色彩。愿我们都能如这棵树，守得住寂寞，等得到盛放，在属于自己的时节里，热烈生长，自在芬芳。

◇灯月闲话

如果说美食是苏轼困苦中的慰藉，那么对于柳宗元来说，山水则是他贬谪生涯中的良药。

公元805年，三十三岁的柳宗元，被贬到偏远的湖南永州。

在此之前，他家庭美满，仕途顺利，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人生赢家。二十一年考中进士，三十二岁已官至尚书省礼部员外郎，正式进入国家权力中心。次年，他满怀理想地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。此时的柳宗元，感觉自己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越来越近了。

然而新皇即位，改革宣告失败。刹那间，他的地位一落千丈。这巨大的落差，任谁都难以接受。可命运并没有可怜他。他在永州，水土不服，语言不通，甚至没有安身之所，只能寄居寺庙客房。半年后，母亲在永州病逝。又过四年，小女儿也不幸夭折。他自己的身体也遭受着病痛的侵蚀。才三十多岁的他，已两鬓白发，形神俱疲，老态凸显。他感觉到无尽的孤独和彻骨的寒冷。那年冬天，他看着漫天飞雪，写下被后世称为“千万孤独”的《江雪》：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

正当他心灰意冷之际，他意外地遇到了永州山水。公元809年的一天，他和友人同游当地西山，初次感受到了山水的魅力。他在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中这样描述当时的体验：“悠悠乎与颢气俱，而莫得其涯；洋洋乎与造物游，而不知其所穷……心凝形释，与万化冥合。”这种物我两忘的境界，让柳宗元胸中郁气一扫而空，精神上获得无上自由。

于是，柳宗元大把的空闲时间，便有了寄托。他认识了周边的每一条小溪，每一座小丘，每一处小石潭，为它们一一取名，并写成游记。于是，就有了唐代散文顶尖水平的《永州八记》。他在这无人问津的山水中，与自然对话，安放自我，也疗愈自己。

渐渐他接受了难以回京的现状。他买下一块地在此安家，并且以自嘲的口吻，给房子周围的一切，都加了一个“愚”字：愚溪、愚丘、愚泉……合称“八愚”，并特意写下《愚溪诗序》，记录这份与命运的和解。

然而，他并没有和寻常的失意文人一样，仅仅寄情山水、忘情山水。他还是那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柳宗元。在不能回到朝堂的日子里，他开始关注时政，了解社会底层的生活。他把笔化为自己的武器。他写《捕蛇者说》揭露苛政猛于虎，写《临江之麋》《黔之驴》和《永某氏之鼠》讽刺仗势欺人、胡作非为的小人，写《蝥贼传》映射官场生态，写《封建论》呼吁国家统一。在永州的三千多天，他创作了三百多篇诗文。

后来，当他再次被贬到更为偏远的柳州，已过不惑之年的柳宗元，没有像初到永州时消沉绝望，而是将文人的才情，彻底转化为父母官的担当。他用毕生的才华和心血，治理这座蛮荒小城。他带领人们植树开荒，改善环境；废除奴俗、解放奴婢，让上千人重获自由；在当地开办学校，从根源上移风易俗。最终，他以惠及一方的善政，赢得了百姓的景仰，成为柳州人世代尊称的“柳柳州”。

正如余秋雨在《柳侯祠》中所言：“灾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，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，与自我对话”被贬永州的十年，无疑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。幸运的是，他遇到了山水，在山水对话间，逐渐实现了自我和解，找到了精神居所。这段灰暗的岁月，反而促成了他精神的涅槃重生。不仅使他的文学和思想达到巅峰，奠定了其“唐宋八大家”不可撼动的地位，更为他日后在柳州的政绩与千古美名，埋下了伏笔。

◇风雅颂

端午有怀(三首)

陈生宜

其一

淡云轻雾橘犹青，独酌蒲黄酒对星。明日团粽便无味，今朝食之意难平。

其二

莫言此日是仲夏，驹犬萧然已入秋。滚滚湘江千古泪，至今呜咽向北流。

其三

龙舟竞渡鼓声高，屈子沉湘事已遥。角黍年年酬楚客，几人真个解《离骚》？

